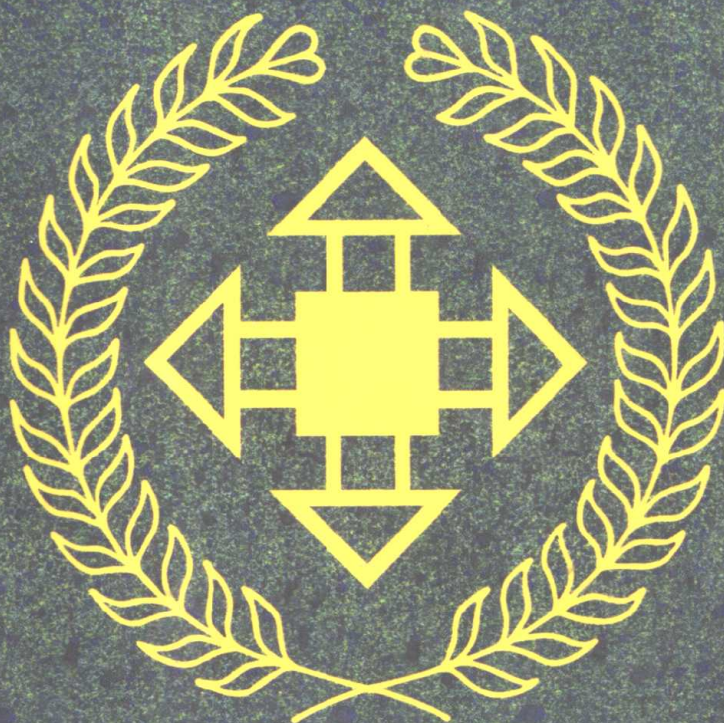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编

建筑历史与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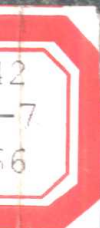
ARCHITECTURAL HISTORY & THEORY

第六、七合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建筑历史与理论

第六、七合辑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 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历史与理论. 第六、七合辑/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编.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5

ISBN 7-5046-2856-5

I. 建… II. 中… III. 建筑史-研究-文集 IV. TU-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513 号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32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62179148 6217386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0.5 字数:500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定价:29.80 元

2000.10.10

考古书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第二、第三次年会以来的优秀论文 26 篇。论文反映了建筑考古学、文物建筑保护、民居建筑、民族建筑、园林、中国古代建筑史、近代建筑史及外国建筑史等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供专业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责任编辑 张晓林
正文设计 范晓芳
责任校对 何士如
责任印制 张建农

沉痛悼念单士元先生



1998年5月25日上午10时50分,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历史档案和古文物学家,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顾问单士元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不治,带着他对我国文博事业不断奋斗的拳拳之心和对紫禁城不尽的世纪眷恋,于北京协和医院溘然辞世,享年91岁。

单士元先生的一生,是为我国文博事业辛勤劳作、历尽艰辛、无私奉献、成绩卓著的不平凡的一生,是实现故宫从明清皇宫到故宫博物院,开拓明清档案专业、推动古建筑特别是故宫建筑及明清史研究不断深入而全情投入、横跨74个春秋的漫长一生。他的人品、学识和突出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敬和学界、文博界及故宫同仁的爱戴。

单士元先生1907年12月出生于北京,自幼家贫,矢志于学。1924年12月,从北京大学史学系转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清宫物品点查工作,开始了保护、研究紫禁城的终生之缘。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他于1927年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工作,整理明清历史档案,开创档案目录学,同时,攻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课程。以故宫为基点,立志研究祖国的古代建筑文化,并参加第一个以研究建筑为主的中国营造学社。从理论到实践,习研几十年,终成一代宗师。建国后,单先生以倍增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故宫博物院建设和新中国文博事业中。1956年底,单先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单先生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至文革。改革开放以来,单先生不顾年迈体衰,继续为故宫的事业而日夜操劳。1984年,单先生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他积极支持领导班子的工作,尤其支持故宫的改革探索。他一生钟情故宫、热爱故宫,对于故宫的维护,提出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方针,主持了对角楼、午门和太和殿等的修缮和保养,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建筑和档案学专业工作者。单先生在90高龄之际,将其毕生从事明清史、档案史和古建筑史等研究的主要材料,结集于《我在故宫七十年》一书中。

建国后,单先生还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建研室主任,建筑史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史学会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项职务。

单士元先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贯彻执行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中,严谨负责,团结群众;研究中,求实谦虚,孜孜不倦;生活上,一贯节俭,自奉及持家甚严,曾笑称自己为“三穷老人”(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单先生因病住院后,在病床上,仍怀恋着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关心着故宫的工作,修改着研究资料。临终前,单先生对身边亲人念念不忘的仍是:“我要回故宫,那里还有许多事没办完……”在这位世纪老人的身上,不仅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也显示出学精资深的一代学者的感人风范。

单士元先生和我们永别了。他的业绩和他的名字，将永载故宫博物院和我国文博事业的史册！

故宫博物院

1998年6月3日

目 录

·专 论·

- 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复原研究报告——再论含元殿的形制····· 杨鸿勋(3)
- 附文一:关于《含元殿复原》论文的说明
- 附文二:对《含元殿遗址发掘报告有关问题的澄清》的答复
- 辽宁义县万佛堂北魏石窟窟龕形制之探微····· 刘建华(33)
- 辽代庆州白塔建塔碑铭考····· 张汉君(40)
- 东南阙里——衢州孔氏南宗家庙····· 杨新平(50)
- 从顺承郡王府看清早期官式建筑做法特征····· 刘大可(62)

·综 论·

- 面壁亭与簇角梁制度····· 杜启明(69)
- 中国古代的仓廩····· 刘叙杰(76)
- 两宋时期的教育建筑——学校、书院、贡院····· 郭黛姮(84)
- 元明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集散中心城市的兴起····· 陈 薇(91)
- 试论明代帝陵制度的传承与演进····· 胡汉生(98)
- 风水观念的非理性层面剖析····· 王贵祥(109)
- 道与中国传统建筑····· 陈纲伦(119)

·乡土建筑·

- 杭州明代民居初探····· 高念华(127)

·中国近代建筑史及外国建筑史·

-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西式建筑概述····· 刘先觉(137)
- “九·一八”前中国营造学社和日本建筑史界的交往····· 徐苏斌(141)
- 从奥古斯都时代与路易十四时代看帝王对建筑发展的影响····· 吕 舟(147)

·考古发掘报告·

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考古主要收获 孙秉根(157)

·文物建筑保护·

世界及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 阮仪三(175)

历史建筑改建中的原有部分保护问题——从原京奉铁路北京正阳门东车

站改建工程谈起 张复合(186)

深圳南庆街文物建筑与老街保护初探 刘 托(191)

·述 评·

赏石文化,返朴归真 杨鸿勋(207)

上海城市形象述评 沈福煦(210)

·海外论文·

重读达悟家屋——达悟家屋之空间生产 [台]蔡筱君 张兴杰 夏铸九(217)

青龙寺密宗殿堂——唐代建筑的空间、礼仪与古

典主义 [美]夏南希(Nancy S. Steinhardt)(254)

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新分期 [韩]尹弘泽(285)

初探中国南方建筑对高丽寺庙建筑的影响 [韩]张宪德(313)

建筑历史与理论

专

论

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复原研究报告

——再论含元殿的形制^①

杨鸿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公元7~10世纪,中国的唐朝作为文明先导而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度作为大唐帝国朝廷正殿的首都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可谓盛唐的象征。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况世伟构,随着唐朝的覆灭而被焚毁废弃了。但是千余年来,其遗址犹存,实在是难能可贵(图1)。为了对含元殿的形制进行科学研究,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遗址进行了第一期考古发掘,并有“简报”发表^[1]。此后,有数篇研究论文问世^[2~5]。有唐一世,对外影响是巨大的,一衣带水的日本,受其影响尤其深刻。时至今日,日本仍然关注着唐文化史迹的保护。1993年,日本投资委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策划对含元殿遗址的台基进行保护性的复原整修。1959~1960年的发掘,限于条件未能全面揭露。当时以局部揭露并配合以铲探和探沟的方式,对含元殿总体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由于田野工作观察到的遗迹现象有限,当时的“简报”对建筑遗迹所作的表述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遂于1995~1996年对含元殿遗址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这次发掘订正和弥补了第一期发掘的结果,为科学复原提供了翔实的依据。笔者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同时作为复原研究和台基整修保护设计方案的担当者,在两次发掘所取得的考古材料的基础上,首先对含元殿建筑形制作出了进一步的复原考证,在此基础上再完成台基复原整修的设计方案。

这里,将复原考证的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一、含元殿的兴废

座落在唐长安城北龙首原(实际上是一个黄土岗阜,亦称“龙首山”)东南端的含元殿,为大明宫的正殿。大明宫所在地段原为隋宫城北门(玄武门)外禁苑东南一区,西接宫城的东北隅(图2、图3)。含元殿址,隋时曾建有作为“三九临射之所”的观德殿(俗称“射殿”),含元殿便是由观德殿拆改而成。关于这个情况,宋人宋敏求及程大昌都有记述。由于所记简略,一直被人们所误解,或认为二人所记不同。其实两则记载是一致的,且相互补充。程大昌所著《雍录》记载:“大明宫(按:即含元殿早期一度名称)地本太极宫之后苑东北面射殿也。地在龙首山上,太宗初于其地营永安宫,龙朔二年高宗就修大明宫,改名蓬莱宫。”文虽简略,但已说明含元殿址

^① 本文是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为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保护——台基复原整修设计而撰写的。

本是宫城后禁苑东北部的原射殿位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含元殿：“此本苑内观德殿，为三九临射之所，改拆为含元殿也。”书中并记：“观德殿在玄武门外”，所指的是宫城的玄武门外，也正是禁苑之内。这一记载，意思也是清楚的，与程氏所记对照，说的完全是一回事，即：含元殿原是禁苑内射殿（“三九临射之所”）——观德殿就地拆改而成。



图1 含元殿遗迹全景(1996年摄)

大明宫创始于唐初，先是太宗李世民以禁苑中“龙首山”岗阜高爽，计划在此为其父、太上皇李渊建造颐养天年的住所。遂于贞观八年(634年)动工兴建宫殿，始称“永安宫”，翌年正月改称“大明宫”，工程未久即停止。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以大内卑湿，乃于此置宫”^①，再度兴建大明宫。高宗是以一座兼备朝、寝及御苑的宫城来经营大明宫的。龙首山南端制高点上观德殿的位置，正好建朝廷正殿。龙朔三年正殿落成，改名“蓬莱宫”，高宗遂迁居此处听政。后来唐朝诸帝亦相沿袭，多以此处为朝、寝。这座宫城作为“东内”，基本上取代了长安城里的太极宫——“西内”。咸亨元年(670年)正殿改称“含元殿”。中宗神龙元年(705年)这座宫城又改回“大明宫”旧称，正殿依然叫“含元殿”。

据记载，“龙朔二年造蓬莱宫含元殿”^②，高宗于龙朔三年四月“幸蓬莱宫新起含元殿”^③，可知含元殿建造工期最多不过一年。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建成高台重叠、宫阙对峙、殿阁宏伟的含元殿组群，正是因为这里原有观德殿的基础：因就“龙首山”建造的大台基已初具规模，拆

① 见《唐六典》卷七。

②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六。

③ 《旧唐书·高宗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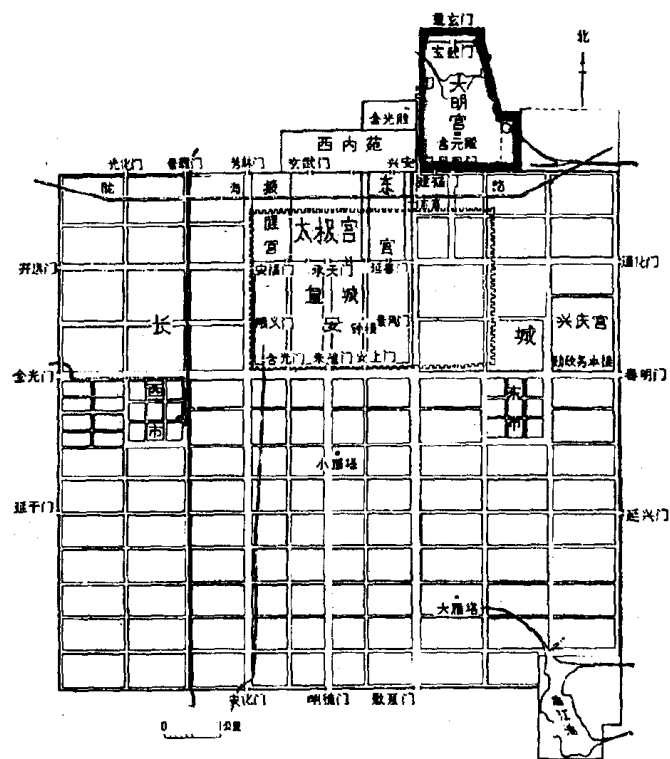


图2 唐长安城总平面图——含元殿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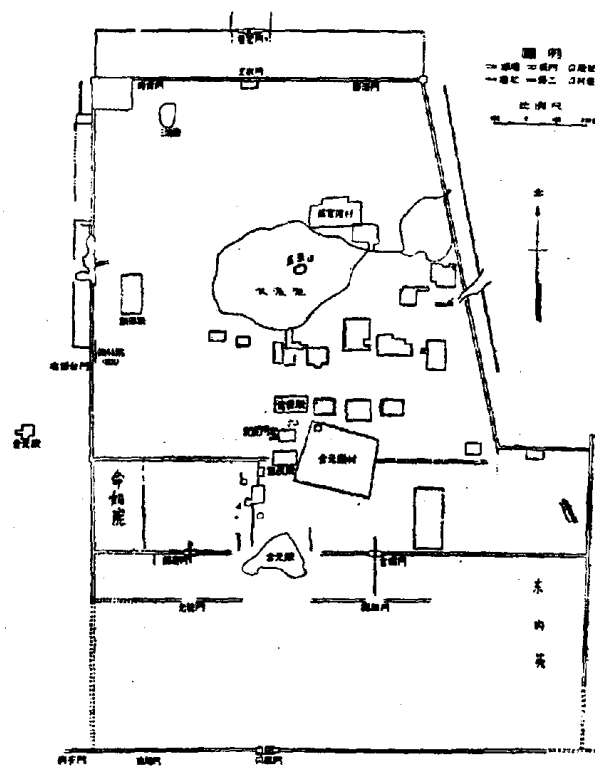


图3 大明宫总平面图——含元殿位置

除观德殿又提供了现成的基本构件;再兼以“操斧执斤者万人”^①,这样便是一年工期可能做到的了。按照这一情况,在推测含元殿形制时,就要考虑到因就隋观德殿基础及利用其构件所带来时代风格上的影响。

含元殿一直使用到唐朝末年,自兴建至唐末被毁的200余年当中,历经了德宗贞元四年(788年)的地震和几次大风、大雨的自然损害,不断有所维修,但始终未见有重大拆改或重建的记载。“安史之乱”使宫廷档案损失殆尽,以致后人无由查阅含元殿具体改建、维修的情况。考古材料正是弥补文献史料之不足,第二期发掘,看到含元殿以南大约70米左右处,有一条西南至东北一线的断裂带;还发现殿前龙尾道被废毁,改为由两侧上殿以及底层大台散水有叠压的早、晚期工程构筑的现象,这为我们的复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含元殿毁于唐末兵火,考古发掘所见的遗迹现象印证了这一点。至于被焚毁的具体年代,虽未见明确记载,却可根据文献作出大致的判断。《新唐书》记载:“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惟衢街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②这是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含元殿尚存的明确记录。此后便未见提到此殿了。含元殿遭焚毁,有可能就是此后不久的事。光启元年(885年)十一月政变,宦官田令孜保护僖宗逃离时,火焚宫城,有可能焚烧了大明宫含元殿等前朝部分。朱玫拥立襄王李煊称帝不在含元殿或常朝多用的宣政殿听政,而在后廷的紫宸殿,似乎反映了这个情况^③。光启三年以后,修复被毁宫殿,仅有小规模工程,而且在太极宫内。从文献来看,大明宫仅有部分后廷和御苑可供居寝、游乐使用,而元旦、即位、改元、大赦、朝贺等大典都在太极宫举行了。

二、遗址的确认

含元殿遗址有早晚期叠压现象;所出土的石刻及砖、瓦等建筑构件、饰件,也有时代早晚风格上的不同。这完全证实了含元殿址原有观德殿的记载。如何辨别早晚期、确认含元殿遗迹,是复原考证的一个关键。1959~1960年第一期发掘,重点揭露了最高处的主体殿堂,对这座大殿所取得的考古材料最为详细(图4)。事隔30多年之后的今日,当年殿址发掘后所覆盖的半米多厚的保护填土,已然完全流失,而且损及殿址。30多年前发掘所见的许多遗迹现象已经无存,所以当年大殿的考古材料就更为宝贵了。这份材料,经过第二期发掘的部分校订后,仍然是大殿复原的主要依据。

含元殿于唐末被焚毁后,上部结构塌落的堆积早被扰乱,所余铺地砖、台壁包砖、柱础、螭首、石栏杆等,凡属未经烧毁尚可利用的,早被拆撤无存。遗址出土唯有残砖断瓦以及破损的螭首(图5)、栏杆望柱、土衬石之类的残段。遗址堆积的扰乱,遗迹的破坏,为辨认建筑形制增加了困难;主要承重柱基的明础与副阶永定柱的栽立遗迹,使得其早晚期并非简单的层位上下关系。总的说,完全包藏在夯土中的柱洞和础痕,都是早期亦即隋观德殿的遗存;开口于上层的柱洞,则是晚期栽柱的痕迹。关于埋藏在夯土台基内的类似粗加工方形暗础的石块(有些是两块拼接、有的叠置),清人王森文呼为“承础石”^④,近年来在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的发掘

① 唐·李华:《含元殿赋》。

② 《新唐书·黄巢传》第二二五卷。

③ 《旧唐书·李拯传》第二二〇卷有诗曰:“紫宸朝罢缀鸳鸾,丹凤楼前驻马看……”。

④ 清·王森文:《汉唐都城图》前记:“含元殿西南隅有石如础,质粗,疑地中承础石也。”



图4 殿南侧大础痕及永定柱遗迹(1960年摄)

中,已见先例,对此已有所认识。这是隋朝高级建筑支柱独立基础——礲的一种做法。原来只知道唐朝有素土礲墩和夯土中分层加杂瓦片的礲墩,从隋仁寿宫遗址才知道隋时宫殿的夯土礲墩中都埋置有形同暗础的方石,而方石与础石之间,常常是加垫有夯土的。则被王森文称之为“承础石”的构件,准确地说应称之为“礲石”。据此可知,含元殿大殿台基内的礲石应该也是隋朝遗构,即隋观德殿的柱基。第二期发掘,校勘殿址北部暴露的一排礲石,基本上都在上层



图5 含元殿大殿出土螭首
(1996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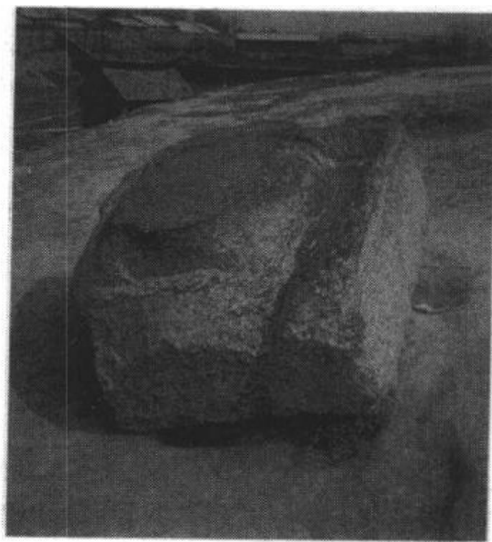


图6 含元殿大殿西壁南端残存础石
(位置已移动,1996年摄)

含元殿柱网轴线上(礲石间距略有误差,以东属第一间和西属第一间的误差为最大)。并已探明,含元殿础痕下1.80米处都有礲石;在南排础痕以南,以大殿东西轴线为准与北部礲石的对称位置上,未探得礲石,但从西山墙南端附近现存大础石的位置(已移位)和形式(只雕琢一半覆盆,另一半为粗加工)来看,它原系西山墙南端一半压在墙下的柱础(图6)。这足以证实了这里原有一排前檐柱的推断。这就是说,唐建含元殿时采取隋观德殿的基本柱网,利用了隋观德殿的礲墩,而柱网间架数目略有改变。隋观德殿不计副阶(有早期永定柱遗迹,可知有副阶)为面阔九间,含元殿加大为十一间,加副阶共计十三间;观德殿不计副阶为进深三间(减柱一

排),含元殿向南拓展一间,进深为四间(减柱一排),加副阶共成六间。唐建含元殿时,新建立的柱位,只是素土礲墩(实际是“满堂红”基础),其中未置礲石。

含元殿夯土正阶东西约 60 米,南北约 21.20 米,阶上有东、北、西三面墙体遗迹。北墙宽约 1.30 米,东、西墙宽约 1.50 米,南段残缺。1960 年发掘所见,保存最好的东北部墙体残高最高处为 30 厘米左右,北墙残高 20 厘米左右。墙体为版筑,收分不明显,内、外壁均无壁柱,都是洁白的石灰抹面,石灰面层的厚度为 6~8 毫米;墙根涂抹朱红色踢脚线,高度约为唐尺五六寸,按一唐尺=29.40 厘米换算,即 15~17 厘米左右。踢脚线下边距殿内最高夯土面约 10 厘米,可知此最高夯土面基本上为原来夯土台基标高,只是损失掉趁平层和地面砖。但是这些遗迹现象现在已然损失殆尽,只有东北墙角还残存部分墙基。

第一期发掘“简报”称:殿内遗存两列础痕,部分残缺,原来为每列 10 个,共计 20 个。础痕的东西间距约为 5.30 米(中到中,以下同),东、西础痕与东、西墙基的间距也是 5.30 米;南北二列础痕的间距为 9.70 米,北列础痕至北墙基间距恰好是 9.70 米之半,即 4.85 米。保存完好的础痕,平面为 1.35~1.40 米见方,深度——殿内原夯土基面至础痕坑底——30~40 厘米。

大殿台基上西墙南端遗存一个青石柱础,现已错位。础方 1.35~1.40 米,厚约 48 厘米。这块柱础石经火焚后表面有所剥蚀,经再次观察,已辨明为覆盆形制。若干年前,在含元殿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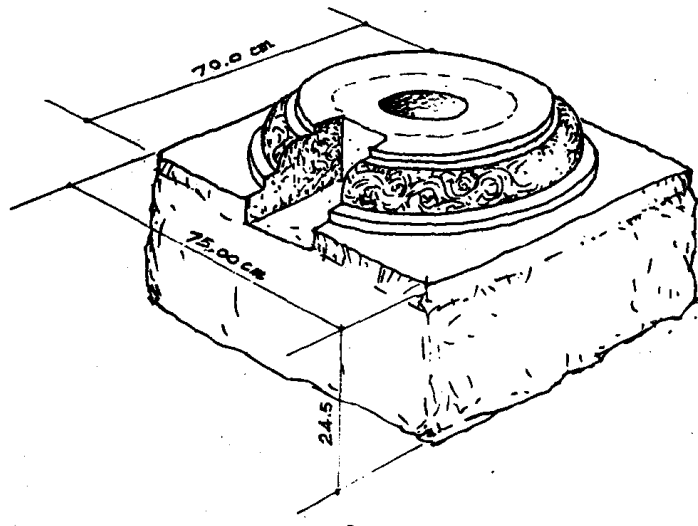


图 7 栖凤阁西侧群众取土发现的完整石础

凤阁遗址西侧,现大明宫遗址保管所家属院附近,群众挖掘出土一块稍小的有线刻花纹的覆盆柱础,其满装饰的意匠及纹样风格与含元殿出土的栏杆望柱相同,可推知大约为栖凤阁的遗物,据此判断,很有可能含元殿的大柱础也是有线刻花纹装饰的(图 7)。这块大柱础只有一半为打磨光滑的细加工,另一半为粗加工、保留粗糙的剁斧痕迹。显然粗加工的一半,是被压在版筑墙内的隐蔽部分。此础大小与殿上的础痕一致,础厚也恰与础痕坑底至墙根踢脚线下边(亦即殿内原来的砖地面)的高度相等,足征墙基与础痕为同一建筑遗存。

此外,尚有殿基周围残存的副阶永定柱遗迹——原来应为直径约 30 厘米(一唐尺)的柱洞(无础,发掘所见的栽立永定柱的掘坑口径为 70 厘米),以及砖墁散水、殿南西侧踏道和殿北的两个慢道等遗迹。殿北为广场,有配殿及廊庑残迹。第二期发掘校订,大殿东、西两侧飞廊的夯土台基宽约 7 米,位置正对大殿两排大础痕中间;东、西两廊的宽度为 1.20 米的北墙上所开东、西两个对称的侧门,位置不在两廊转角,东廊基有踏道残迹证明门在靠近大殿处。《大唐六